

風雪高原紅花樂

松南





小說
風雪高原紅花開

著者 柯 崗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

新華印刷廠上海廠製版
大東印刷廠印刷
治興記裝訂所裝訂

。 ★

書號 (507) [11182] 本書 82,800 字

一九五三年九月上海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九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20000 冊

定價 5,200 元

★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登登號

內 容 提 要

這裏所收的八個短篇，全是以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二年間，進藏人民解放軍，高原修建部隊爲題材的。這支部隊的主要任務，是要修建一條國防公路，由於這條路要從幾座拔海五千公尺以上，聳入雪線之內的高山、原始冰川、森林地帶穿過去，要從橫斷山脈中的大渡河、雅礱江、金沙江等許許多多急湍的江河上跨過去，要通過茫無邊際，人煙稀少的草原。因而，他們首先碰到的敵人就是風雪、嚴寒和稀薄的空氣等自然情況。所以這八篇中所反映的生活與主題，全是以人民戰士的忘我精神而戰勝自然，克服困難爲中心：『八十一號車』，是一個運輸部隊駕駛員的故事。主人公王光才，不過是千百個雪線英雄駕駛員中的一個，他僅僅和助手兩個人，駕着機械已經十分破舊的卡車，終於戰勝了折多山頂狂暴的大風雪，完成任務。『卡扎納河上的橋』，是築路中英勇的工兵戰士們，從原始冰凍的大森林中，砍伐了木材，又在結冰的河水上架起橋樑。『春江牧人』，是透過兩個牧牛戰士的故事，寫出人民軍隊的創造智慧和對生活的崇高理想，他們要把冰山變成樂園。其他『洛雅基麻和陳光輝』，『波羅山下』，『冰崖紅花』，『優秀的共產主義戰士』及『洪營長學文化』，都是從各個方面，反映高原部隊生活和軍民關係，及一些戰士思想的側影。

目次

八十一號車	一
洛雅基麻和陳光才	一七
波羅山下	四〇
卡札納河上的橋	四三
冰崖紅花	六四
春江牧人	二六
優秀的共產主義戰士	二四七
洪營長學文化	二五
後記	一六

八十一號車

康、藏高原上的崇山峻嶺、風雪、空氣和時間，對於前進着的人民戰士，是一些頑強的敵人。然而這些敵人却一次又一次的被戰勝了。人民輜重兵團的八十一號車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據，但它不過是千千萬萬輛英雄卡車中的一輛而已。

這是一輛美國製造的十輪卡車。據駕駛員王廣順說，這車子自一九四四年出廠之後，便作為『美援』來到中國，曾經在漫長的年月裏，他駕着它，奔跑在所謂『斯蒂威公路』之上，裝載着可恥的援蔣物資，直到一九五〇年成都戰役之後，他和車子才一塊歸順了人民。這是他光榮覺醒的開端。

當王廣順覺醒的時候，車子已老了。『斯蒂威公路』上總共三萬公里的奔馳，衰弱了它的機件和效能。可是，現在它已經屬於中國人民了，中國人民需要它更強壯地

奔馳，更堅忍地載負着物資，它就聽話。

車子的衰舊使王廣順很難過。他日夜不安的思慮着，辦法只有一個：用一切力量去修理、擦洗和保養吧，千萬不能讓上級和同志們知道車子的效能，否則，將會有很多的光榮任務不能去完成。幸而車子的路錶已在戰鬥中被損壞了，沒有人知道它已經跑了多少路。

王廣順像愛護自己新生的心一樣的愛護車子。他總是在夜晚或中途修車，生怕別人發現它那外強中乾的祕密。爲了這，不知道就誤了多少睡覺時間，但王廣順是不把睡覺當做重要事情的。

兩年來，爲了解放西藏和建設西藏，爲了保衛和鞏固祖國的邊疆，他和他的車子日日夜夜的奔跑在康、藏高原上。好像車子也很理解他的心，從來不會示弱。但他十分明白：車子超過了三萬公里的行程之後，是一定要大修或更換零件的，保養對於車子效能的延續，只能有一定的限度。可是，另一方面他又確實知道，目前這種美式車輛的零件我們是缺乏的，雖然祖國人民所製造的新車不久就要來代替它，他却仍然要

珍貴它，因為目前的任務要緊。

他和他的車終年奔跑在拔海三千公尺到五千公尺的雪山峻嶺之上，中午和子夜，山上和山下，氣壓的高低往往相差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溫度的懸殊，經常是零下十度到零上五十度的距離，再加上不時的、突然的風雪和冰雹的襲擊。這輛車上的傷痕加多了，引擎蓋板上到處都是冰雹打烙的坑，駕駛室前面的玻璃已經被打的裂開破紋，又被中午的紫外陽光灼化了玻璃中間的透明膠液，玻璃成了被雨水浸漬過的、多紋的黃紙了，視線全然不能通過了。至於內部機件的消耗，那是看不見的。王廣順索性去掉自己正面的那塊玻璃，讓視線從空框裏透過去，雖然車子行駛起來，迎面風已經吹焦了他的臉皮。

今年秋天，王廣順所在的汽車團也和別的汽車團一樣，同時接到了搶運的命令，要在八月份內把全部進藏部隊的冬季給養運過二郎山和折多山，爭取時間就是勝利，九月裏大雪就可能封山的。

七月二十九日的黃昏，王廣順全連的駕駛員們在車場集合了。政治指導員站在

一輛卡車的頭上，傳達了上級的命令之後，說：

『同志們！毛澤東的戰士，人民的駕駛員，不僅能夠戰勝敵人，更要戰勝自然！在困難面前低頭的人，不是我們的同道！任務已經明確，每輛車子四十公噸，要在八月份內從二郎山以東運過折多山，行程三百公里以上，路很險，山很高，空氣也稀薄，是艱苦的，但也是光榮的！要知道這是爲着前方的同志們要在雪線之內過冬，這是祖國的需要！各班如果覺得需要討論的話，晚上可以討論，不要的話，現在就可以出發！誰完成任務早，誰就戰勝了時間，誰做到安全和互助，誰就是對人民負責！』

沒有一個班願意用討論任務來佔據完成任務的時間，所有的駛駕駛員發出了一個聲音：

『同意！』

指導員剛一走進屋去，王廣順就把他的小個子助手，十九歲的劉興拉進駕駛室去，二話沒說，馬達就響了。

八十一號車是第一輛開出車廠的。大約走了十公里左右，王廣順突然『煞』了車。

『夥計！把工作燈點起來！』

『搞啥？車子一點也沒毛病嘛！』

要是王廣順原先那個助手的話，他一定知道是幹啥的，可惜他現在已經在二團做駕駛員了。劉興是剛從別的連上調來的，年紀很輕，很積極，王廣順只知道他是華北參軍的戰士，可是脾氣還沒摸透。於是他自己欠起身子，從坐墊下面取出了用罐頭盒子自造的工作燈，他一面點燈，一面說：『要把車子檢查一下呀，任務不簡單！』說着跳下了駕駛室，劉興跟着他，把車子看了一遍，最後只把右後方的輪胎螺旋緊一緊，敲了幾下輪胎，就飛奔而去了。

倉庫的裝卸人員們正在聚精會神地討論着在搶運中迅速裝車辦法的時候，王廣順的喇叭響了。王廣順的車還沒裝好，後邊的車子就又來了。

在二郎山和折多山上，時間比黃金更可貴。任何一秒鐘內都轟鳴着馬達，任何一公里的路面上都飛奔着卡車，燈光像千萬條閃電似的，把峯巒緊緊的糾纏着。這裏已經沒有了黑夜和白天的區分。生長在川西盆地的白米，猶如長着翅膀似的，超越着高

山、樹林和河川，向康、藏高原飛去。

峭崖啊，陡坡啊，迴轉在萬丈絕壁的、玻璃似的石道啊，突然從頭頂上傾倒下來的瀑布啊，二郎山頂的暴風雨、冰雹和終年的黑霧啊，折多山上的六月雪和稀薄的空氣啊，急奔的大渡河啊，尚未冷固的流岩所製造的『橡皮山』啊，原始森林的敗葉所散放的惡臭啊，我們要戰勝你！毛澤東的戰士、人民的駕駛兵要戰勝你！

三個星期以來，王廣順和他的劉興沒有打開過行李了。他們除掉臨時加油、修理個別機件和吃飯，沒有離開過駕駛室。只有在睏倦到神智不清的時候，才把車子靠在較為寬敞的道旁，身子爬在方向盤上睡幾分鐘。有時候，當他們正在睡覺，忽然有同班或同連的車子從身邊跑過，王廣順總要睜開血紅的雙眼看一看到底是誰，人家往往笑着說：『睡吧，看你的眼成了紅嘴桃啦！』

八月二十一日晚上，將近三點鐘的時候，王廣順的車子開到了二郎山腳本連所設的臨時飯站來，正好他們指導員也在吃飯。當他和劉興打好了菜，蹲在帳篷門口的小油燈下時，指導員也拿着菜盆湊過來了。

『你們的任務快完啦吧？』

『還有五噸，有一趟就行了。』劉興回答。

『這回在時間上你們怕是咱連的第一，他們都還要四五趟呢！』

『就怕「拋錨」，要是車子爭氣，也許……』王廣順嘴裏嚼着飯說。

『積極爭取時間是好的，可是要愛護身體呀！同志，不愛護身體也是對人民不負責。聽說你近來連話都不同人家說啦，是不是？』

『指導員，我只覺得這是咱們的任務，要是突然雪封了山，給養運不上，前方吃不上飯，叫咱怎能吃下飯哩？』

『好吧，到盧定找個房子休息下吧，任務差不多了，太疲勞容易出事！』

『好！』王廣順撂下飯碗，翻身下車了。

可是他倆並沒有在盧定找房子休息。

二十三日下午，王廣順的空車子從折多山西邊向二郎山進行着。不知爲什麼他和劉興一點也不睏了，兩人不住嘴的評論着沿路那個連的飯店好，那個飯店的犛牛肉

嫩的爛，鹹魚煎的好，能吃到青菜等等，兩人的心完全一樣，覺得快要完成任務，心裏非常輕鬆愉快。王廣順很想停下車來，看看天空和山景，但又要爭取時間，所以他只是不時地把眼珠斜過去，驕傲的向窗外瞟一下。劉興也伸出頭去看了下，說：『嘿！北面雪山上有塊黑雲，可能是大風！』但他又毫不介意地把話轉到剛才的談話上，說：『飯站的同志們也辛苦啊，三更半夜的，早晚都有熱茶熱飯。』

『是嘛，大家都是爲人民服務嘛。』王廣順滿意地說。

『咱們晚上到折多山那邊六連的飯站上吃飯吧，他們那兒常常碰上吃饅饅哩！』

『好吧。』

車到松林口，已經傍晚了。騎在馬背上的牧人，正用他們那種特殊的聲音呼喊著牛羣馬羣和羊羣，老大的牧犬追趕着兩隻狐狸，從松林裏飛跑出來，橫過了公路，把劉興樂的叫了一聲。靠近路邊的牛毛篷帳裏，已經燃起了牛糞，一縷縷的青煙在低空裏縈迴着，孩子們對着車子喊：

『解放軍！亞麻●，亞麻的！』

劉興說：『真不簡單，去年咱們剛來的時候，他們看見車子就驚奇，他們從來沒有見過呢！』

『哼，他們還問過我這東西一天要吃多少酥油糌粑，現在可不同了，快的很！』王廣順不轉臉的說着，孩子早已被閃到很遠的後面去了。

半夜，車子到了折多山頂上。迎面上山的車燈好像兩隻黃色的小星。王廣順和劉興忽然覺得窒息了，光想深呼吸。引擎的聲音也很小了。本來兩人並膀坐着，却忽然覺得好像相離很遠了，好像中間隔了一層玻璃，說話聲也很輕微。可是他們並不恐懼，經驗告訴他們，這是要落雪的徵候。按照平常的情況，這山頂上的空氣雖然要比四川稀薄到百分之六十，可是經過一年來的鬥爭，他們早已習慣了，現在的反應說明是氣壓更低了。

王廣順竭力想把車子開快點，但氣壓障礙了速度。

對面的軍子在百十公尺的遠處停下了，有人向他們跑來大聲問着：

『同志！有大套筒桿和「千斤」沒有？』

王廣順已經聽出了是三排趙新發的助手徐保。

『怎麼搞的夥計？要下雪了呀！』王廣順說。

『沒有「千斤」，有頂木！』劉興說。

『媽的，一個後胎撒氣啦！』

『有替換的沒有？』

『有！』

『走，大家動手，快點搞，下雪就倒霉啦！』王廣順和劉興一齊過去了。

趙新發沒有用慣頂木下輪胎，王廣順就自己鑽到車下，用手按住頂木的一頭，要趙新發開車，好半天搞不起來，不是過火就是上不去，還差點壓住王廣順的腳。

天空已經開始降落着雪球了，引擎蓋板上叮噹叮噹的響着。趙新發快要急死了！

王廣順沒有說話，叫劉興到車下去，用頂木一頭頂住後軸，一頭按在地上，自己去發動了車子。

徐保指揮着：

『前進！』沒有上去。

『再前進！』又差一點。

『再進，再進，一點，一點，好，好，好！』王廣順急忙熄了火，後軸在頂木上架住了，輪胎離開了地面。可是雪更大了。

趙新發也知道折多山上的怪雪，哪怕是六月天，說下就是幾尺深，他一面趕緊卸輪胎，一面讓王廣順先走，免得萬一下大了，大家都陷在山上。但是，王廣順一心想大家動手快點弄好大家都下山。雪確實越來越大了。

輪胎剛剛換上去，螺旋還沒上緊，地上的雪已經尺把深了，竹車篷上壓的吱吱響，世界成了一片白，一點路也沒有了，車子不能開動了。

王廣順和劉興跑到自己的駕駛室去，帆布頂篷被雪壓的凹下來，劉興用手把雪推

下之後，兩人才直起了頭。

『開吧！』

『那不是找死？一點路眼也看不見。』

『那怎麼辦呢？』

『等着吧，一會就受不了了。』

他們再也不說話了。飯碗一樣的大雪塊降落着，好像無數的大拳頭捶着他們的

心。

靜啊，可怕的，憂愁的靜寂來臨了。他們多麼希望能把車子開過去，和趙新發靠近一點也好些，然而連這也不可能了。

巨大的雪塊和稀薄的空氣磨擦着，發出喇喇的聲音。

頂篷上的帆布又壓到頭上來了，劉興用力從裏面一推，雪都蹦到引擎蓋板上去。劉興的思想像脫了韁的野馬一樣似的，一會兒想到了完成任務的高興，一會兒想到了前方同志們的艱苦，一會兒又想到了被大雪埋在山上的可怕。